

時事問題叢刊

(18)

今年的災荒

馮和法著



時事問題叢刊

(18)

今年的災荒

馮和法著



21—12—1933

目次

頁數

一 災荒的社會意義·····	一
二 近年來災荒的趨勢·····	一三
三 一九三三年災荒的分析·····	二三
(A) 水災·····	二八
(B) 旱災·····	四八
(C) 風災·····	五三
(D) 雹災·····	五六
(E) 蟲害·····	六一
(F) 豐收成災·····	六三
(G) 其他災荒·····	六四
四 災荒的一般成因及作用·····	六五

目次

頁數

一 災荒的社會意義·····	一
二 近年來災荒的趨勢·····	一三
三 一九三三年災荒的分析·····	二三
(A) 水災·····	二八
(B) 旱災·····	四八
(C) 風災·····	五三
(D) 雹災·····	五六
(E) 蟲害·····	六一
(F) 豐收成災·····	六三
(G) 其他災荒·····	六四
四 災荒的一般成因及作用·····	六五

一 災荒的社會意義

人類進化的一面，表現於對自然的克服；祇有原始的人類，大部的生活才受制於自然環境與自然的變遷。自從農業發生，人類有了定居以後，即逐漸的脫離了自然的威脅；人類為生存而鬭爭的對象即由對自然的關係，一變而為對社會的關係。時至今日，災荒雖在形式上仍以自然的勢力而出現，而實質上則無非是社會生產關係的矛盾，達到了一定的地步所表現出來的現象。

中國無年不光臨的各種災荒，都是社會生產關係矛盾的爆發；更具體些說，便是上層階級對於一般勞苦大家的剝削關係，進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，人禍常可轉化為天災。天災的頻仍同時又促進社會兩極端的對立日趨尖銳，以至於舊社會組織的解體。

在歷史上，中國政治經濟的畸形發展，達到相當的程度，即有不絕的災荒，競爲先驅，預示社會兩極端對立的爆裂，以及舊社會的崩潰。大概先有政治的不良，豪富的壓榨，使一般的農民生活趨於悽慘惡劣的境地，天災也即隨之而來，因天災的威脅，却又加甚了廣大的農民生活的顛沛，爆發而爲農民戰爭，農民戰爭的結果，對於農民本身的利益，有否改善，是別一個問題，而舊的社會組織多必由此變革。

譬如春秋以後，中國土地私有制度確立；土地私有制的積弊，發展到前漢末季，已使民不聊生，如前漢書王莽傳所言：

「古者設井田，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，此唐虞之道，三代所遵行也。秦爲無道，壞聖制，廢井田，是以兼併起，貪鄙生，強者規田以千數，弱者曾無立錫之居。漢氏減輕田租，三十而稅一，而豪民侵凌，分田劫假，厥名三十，實什稅五也。富者驕而爲邪，貧者窮而爲姦，俱陷於辜，刑用不錯。」

雖則王莽乘機崛起，『更名天下田曰王田，奴婢曰私屬，皆不得買賣。其男口不過八而田滿一井者，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。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，敢有非井田聖制，無法惑衆者，投諸四裔，』（同上）想以之來彌補當時的矛盾，但終於無效，結果反而『工商失業』『市民涕泣於市道。』作爲社會變革之前驅的災荒，即紛紛而來。前漢書食貨志上說：『用度不足，數橫賦斂，民愈貧困。常苦枯旱，亡有平年，穀價翔貴。末年盜賊羣起，發軍擊之，將吏放縱於外。北邊及青徐人相食，雒陽以東，米石二千。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，振貸貧乏，又分遣大夫謁者，教民煮木爲酪，酪不可食，重爲煩擾。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，置養濟官以稟之，吏資其稟，飢死者十七八……』

又如後漢書馮異傳中所說：『時百姓飢餓，人相食。黃金一斤，易豆五升……』劉盆子傳中亦說：『時三輔大飢，人相食。城郭皆空，白骨蔽野。』這樣嚴重的災荒，必然引起農民暴動，如王莽傳說：『連年久旱，百姓飢窮，故爲盜賊……初四方皆以飢寒窮愁，起爲盜賊。』

於是到天鳳五年，『赤眉刁子都樊崇等以飢饉相聚，起於琅邪，轉鈔略，衆皆萬數。』赤眉之後，『銅馬，大彤，高湖，重連，鐵脰，大搶，尤來，上江，青犢，五校，檀鄉，五幡，五樓，富平，獲索等』一時蜂起。但是這種戰爭的本質，祇是個『飢寒的掙扎』，其本身並沒有一定的革命觀念。如王莽傳所說：

『初京師聞青徐賊衆數十萬人，訖無文號，旌旗表識，咸怪異之。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謚耶？莽亦怪，以問羣臣，羣臣莫對。唯嚴尤曰：『此不足怪也，自黃帝湯武行師，必待部曲旌旗號令。今此無有者，直飢寒羣盜犬羊相聚，不知爲之耳。』然農民『飢寒的掙扎』雖無遠大的革命意識，但却是野心家的莫大機會。所以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最大的農民暴動，終於結束了西漢及新朝的政權。

東漢承土地私有制之舊，在大亂之後，因土地重分配的結果，社會秩序雖得相安一時，但土地兼併與集中的發展，決不因之而中止。到東漢明帝的時候，社會矛盾已日趨顯

露土地大部集中在豪富之手，如鄭太在『……靈帝末，知天下將亂，陰結交豪傑，家富於財，有田四百頃，而食常不足』（後漢書鄭太傳）。自從章帝建初元年以後，災荒即源源而來，『人相啖食』、『白骨委積』成爲每年普遍的現象，如桓帝時代詔書中所說：

『今京師廝舍死者相枕，郡縣阡陌處處有之。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……』

（後漢書桓帝本紀）

在這種災荒威脅下，造成了綿延一世紀之久的東漢農民暴動，其聲威之雄偉，不下於德意志的三十年農民戰爭。各地農民的騷擾，最後匯成了黃巾的巨川；這個巨川終又淹沒了東漢的政權。

到了隋朝，『煬帝承其全盛，遂恣荒淫……徵百萬餘人，丁男不充，以婦女充役，而死者大半，天下之人，十分九爲盜賊，以至於亡。』『遼東戰士及餽運者填咽於道，晝夜不絕，苦役者始爲羣盜』（通志）又如隋書所說：

『租賦之外，一切徵斂，趣以周備，不顧元元。吏因割剝，盜其大半……人愁不堪，離棄室宇；長吏扣扉而達曙，猛犬通吠而終夕。自燕趙跨於齊韓，江淮入於襄鄧，東周 洛邑之地，西秦隴山之右，僭偽交侵，盜賊充斥。宮觀絕爲茂草，鄉亭絕其烟火。』

於是『名爲天災，實則人禍』的荒災，必然的普及於全國。革命爆發之前的農民，『初皆剝樹皮以食之，漸及於葉，皮葉皆盡，及糞土或搗糞爲末而食之，其後人乃相食。』慢慢地，『人相啖食，十而四五。關中癘疫，災旱傷稼。代王開永豐之粟，以振飢人，去倉數百里，老幼雲集。』隋朝三十八年的政權，有三分之二是在因飢荒而起的農民騷動的恐嚇中，最後也終於在竇建德李密等所領導的農民戰爭中消失。

在土地私有制下，歷史的事實重複地翻演着。唐朝到德宗以後，因商業資本的急遽發達與土地集中的迅速發展農民的痛苦，有如陸贄所言：『人小乏則取息利，大乏則鬻田廬，斂穫始畢，執契行貸，饑歲室家相棄，乞爲奴婢，猶莫之售，或縊死道途』（新唐書食貨）

志。饑民暴動而爲盜賊，如薛調所奏：『兵興以來，賦斂無度，所在羣盜，半是逃戶，固須剪滅，亦可閔傷。』結果是形成黃巢的暴動，『巢之亂，本於飢，其衆以利合，故能興江淮，根蔓天下』（新唐書鄭畋傳）而已。

元朝社會關係的矛盾至順帝時代即由災荒表現了出來。在順帝以前，貧苦農民的飢寒流離的慘狀，已不堪聞，如武宗至大元年『八月諸路水旱蝗，江淮民採草根樹皮爲食；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……江浙飢荒之餘，疫癘大作，死者相枕藉。父鬻其子，夫離其妻，哭聲震野，所不忍聞……』（續文獻通攷國用攷）到順帝至正十九年，災情更形嚴重，即京師一區而言：『京師大飢，民殍死近百萬。十一門外，各掘萬人坑掩之。鷄鶩百羣，夜鳴至曉。』於是『所在盜起，蓋由歲飢民貧，』元朝的政權亦即告終於張自誠朱元璋等所領導的農民軍之手。

明朝有流寇之亂。流寇無非也是由於災荒所激起，明史五行志說：

「萬曆元年淮鳳二府飢，民多爲盜……二十一年河南大飢。給事中楊明繪飢民圖以進，巡按進飢民所食鴈羹，帝覽之動容。二十八年山東及河間飢。二十九年兩畿飢，阜平縣飢，有食其稚子者；蘇州飢，民毆殺稅使七人……四十四年山東飢甚，人相食……四十五年北畿民食草木，就食者相望於道……崇禎元年陝西飢，延羣民相聚爲盜。二年山西陝西飢。五年淮揚諸府飢殍載道。六年陝西山西大飢，淮揚游飢有夫妻雉經於樹及投河者；鹽城教官王明佐至自縊於官署。七年京師飢，御史龔廷獻繪飢民圖以進；太原大飢，人相食。九年南陽大飢，有母烹其女者。江西亦飢。十年浙江大飢，父子兄弟夫妻相食。十二年兩畿山東山西陝西江西飢，河南大飢，人相食，盧氏嵩伊陽三縣尤甚。十三年北畿山東河南陝西山西浙江三吳皆飢，自淮而北至畿南樹皮食盡，發瘞醬以食。十四年南畿飢，金壇民於延慶寺近山見人云：此地深入尺餘，其土可食。如言取之，淘磨爲粉，粥而食，取者日衆。又長山十里亦出土堪食，其色青

白，頰茯苓。又有子澗土黃赤，狀如猪肝，俗呼觀青粉，食之多腹痛隕墜，卒枕藉以死，是歲畿南山東洊飢，德州斗米千錢，父子相食，行人斷絕，大盜滋矣。……』

然在這樣嚴重的災荒之下，統治者還是苛稅暴斂，『留者輸去者之糧，生者承死者之役，』於是必然的激成流寇之亂，因為，如馬懋才所說：『彼飢民，以為死於飢與死於盜，死相耳；且與其坐以飢死，何不為盜而死，尚得為飽死鬼乎？』

在中國近代史上，以前被稱為『髮匪』，而現在則被譽作『民族革命』的太平天國運動，莫非也是由於土地私有制積弊下歷年的災荒所匯成，其與以前略有不同的，僅是初期資本主義的侵入，更為加速了災荒的危機而已。清朝自從乾隆以後，災荒日形增加（見清史紀事本末）終因『廣西廣東連年大飢，匪盜如毛，如是洪楊遂乘機而起於金田矣。』

所以，一切的災荒無非是社會關係矛盾爆發的表現，我們追溯歷史上的事實，即可

明見災荒的性質，不論其起因與結果，都不是天然所形成，而是一定的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產物；祇有原始人類的生活，才被自然所控制。二十世紀的今日，科學的發明早已使人類與自然之間，一變以前的從屬關係。而今日中國大多數人民的生活，還是被控制於自然——困頓於災荒之中，就此更足以想見災荒的社會意義了！

現代的中國，已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環；她的層出不窮的農業恐慌也已成為『世界底大風雨』的一面，不過，正如瓦爾加對於世界農業恐慌的分類，在那些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主宰着整個國民經濟的國家中，農業恐慌的形態是由農產物的過剩促成生產大眾的貧困所表現出來；在經濟發展的階段比較落後的那些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國家中，一方面受到帝國主義的宰割，他方面遭受封建勢力的剝削，其農業恐慌則由生產力的薄弱即生產量的不足，致陷農民大眾於飢餓及死亡所表現出來。中國的農業恐慌屬於後者的範圍，所以近年來飢荒的頻仍決不是偶然的。

二 近年來災荒的趨勢

災荒在中國歷史上佔重要的一部份，並且是每一社會組織變革的先聲；但在近一世紀中，災荒的程度很顯然的是在逐漸的加深，農民慘痛的絕呼也較以前爲烈，其所能引起的作用，自必亦將較前爲甚。

一八七八年英國的駐華領事荷西 (A. Hosié) 根據圖書集成中的記載，編了一本中國的旱災。據他的分析，中國北部諸省（包括河南，河北，陝西，山西，山東，甘肅）在西歷六二〇到一六一九年的一千年中，所發生的比較嚴重的旱災共有一百次；中部諸省（浙江，江蘇，湖北，四川，安徽）則僅有七十七次；南部（江西，湖南，福建，廣西，雲南，貴州，廣東）更少，僅有三十九次。另據竺可楨氏的統計，自唐初至二十世紀初葉發生的旱災及水

災的次數，以清季爲最多。沿海如江蘇，浙江，福建，廣東，河北，山東諸省，在清季旱災次數一般地比較以前遙爲增加，這些地方便是和外國的經濟勢力接觸得最早同時也最頻繁的處所，所以我們雖不能把資本主義侵入前後，中國災荒的次數及深度，加以明白的分析，而資本主義的侵入之爲破壞中國農村，促進災荒程度加甚的有力中軸，則是很明顯的。

入民國以來，中國的災荒更形繁劇。馬羅立 (W. H. Mallory) 竟稱中國爲災荒之地，作了一本書即稱爲饑荒的中國 (China, Land of Famine) 一九一〇與一九一一年之間，中國北部發生了一次極大的旱災，『據愛德華 (D. W. Edwards) 的報告裏說，當災況最嚴重的時候，差不多有二千萬人，完全陷於無衣無食的境況之下，有幾處受災奇重的地方，非特歷年來所貯藏的食糧，早已告罄，即來鄰近所生長着的各種植物，亦已羅掘殆盡。吾們如果在這個時候，到那裏去挨戶考察時，就可得到下列食物的名單：糖，薊，麥